



考古學

人類也許很早就會佩戴飾物、彩繪身體，教專家大出意料之外。人類會使用這類象徵物的跡象，包括在南非布隆伯斯洞發現的介螺殼珠（左圖），出土地層距今7萬5000年。許多考古學者相信，使用象徵物是「現代行為」的關鍵成份。

現代心靈 的誕生

新的考古發現顯示，
人類引以為傲的智能，根源比
過去大家相信的要深，難怪會引起爭論。

撰文 **黃凱特** (Kate Wong)

翻譯 **王道還**

南非開普頓——韓薛伍德 (Christopher Henshilwood) 從一個非常小的塑膠袋
拿出東西交給我。那是一張已磨損的藍色卡片，上面綴了三列介螺殼，一
共19個，每個都不比玉米粒大。要是不仔細看，那些介螺殼毫不起眼，不
過是軟體動物遺留的殼罷了，灰撲撲地，沒有光澤，看來流傳人間已經很久了。事實
上，它們的價值也許超過在天鵝絨襯裡上閃閃發光的卡地亞珠寶。

那些介螺殼是在東邊的布隆伯斯洞 (Blombos Cave) 出土的，距本地320公里。韓薛
伍德是挪威卑爾根大學的考古學者。他指出，那些介螺殼大小一致，而且每個都有一
個鑽孔，剛好在正對著殼口的位置。他相信那些介螺殼是人類在7萬5000年前採集、
鑽孔的，目的是製作一串飾物，當年戴起來類似現代人熠熠生輝的珠鍊。要是他的推
測不錯，那些看來不起眼的介螺殼就是寶貝了。毫無疑問，它們是裝飾品，而且是已
知最古老的個人飾物。此外，它們還證明，我們的祖先早就以類似我們的思考方式思
考了，而學界一直認為「現代思考模式」很晚才出現。



行為大躍進

大多數專家認為，形態與我們一樣的現代智人是在非洲演化出來的。2003年，古人類學者公佈了衣索比亞赫托出土的化石，顯示16萬年前現代智人已經現身了（詳見2003年8月號〈追尋現代人類的根源〉）。今年2月，科學家宣佈，衣索比亞另一個智人遺址（歐莫河流域的幾比許），以新的氫同位素定年法得到的年代逼近20萬年前。換言之，智人可能在19萬5000年前就出現了。

至於智人的心靈什麼時候才邁入「現代」的境界，就非常不清楚了。過去20年來，學界的主流意見是：大約四萬年前，人類經歷過一個行為革命。學者下這個結論的主要根據，來自歐洲冰河時代的人類遺址，那些遺址，學界早就非常熟悉了。在歐洲，相關的考古記錄劃分成大約四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中期，與大約四萬年前開始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可是它們的差異極大，令人驚訝。舊石器時代中期的石器，大多數都是簡單的工具，幾萬年都沒有變化，石器之外，考古學者找到的文化遺物不多。舊石器時代晚期就不一樣了，成套的複雜行為出現了。以地質年代的尺度來衡量，才不過一眨眼工夫，從法國南部的隆河河谷到俄羅斯平原，所有的人類社群都會製做先進武

追尋現代心靈的起源

- 考古學者一向認為智人直到最近才演化出現代心靈，而且演化過程極為快速，大約發生在最近5萬年之內。換言之，智人的身體先出現，10萬年之後，智人的心靈才演化出來。
- 非洲新出土的證據顯示：許多「現代行為」的成份，在更古老的地層中就可以發現。
- 那些新發現意味著：智人從一開始就擁有精明的思维能力，但是只有在動用那筆天賦創造力有利於生存的情境中（例如人口增加），他們才會留下考古學者辨認得出的證據。
- 智人也許不是唯一擁有這種先進認知能力的人，尼安德塔人有些遺物提示我們，他們的天賦不比智人差。

器、形成遠距貿易網、以藝術品與音樂發抒自己，並從事考古學者一向當做「現代」標竿的所有活動。總而言之，那是不折不扣的「大躍進」。

而正當歐洲的舊石器時代從中期過渡到晚期的時刻，長相與我們一樣的智人開始出現在本來只有尼安德塔人生活的歐洲。也許這不是巧合。歐洲最早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由於沒有人骨出土，不能確定它們是哪一種人的遺留。不過學者一向假定那些遺址是現代智人的遺跡，而不是尼安德塔人。因此，有些研究者推測，兩種人發生衝突後，入侵者的創造潛力因而驚蟄啟動。

其他專家則主張，歐洲的文化爆發現象固然耀眼，它的根源卻在非洲。稍早時，非洲的智人在行為上發生過轉變。例如美國史丹佛大學人類學教授克萊恩（Richard G. Klein）斷言，歐洲的舊石器時代從中期過渡到晚期，反映的是5000~10000年前在非洲發生的一次轉變，在非洲的文化年表上，那是從中石器時代（Middle Stone Age）過渡到晚石器時代（Later Stone Age）的時候。克萊恩的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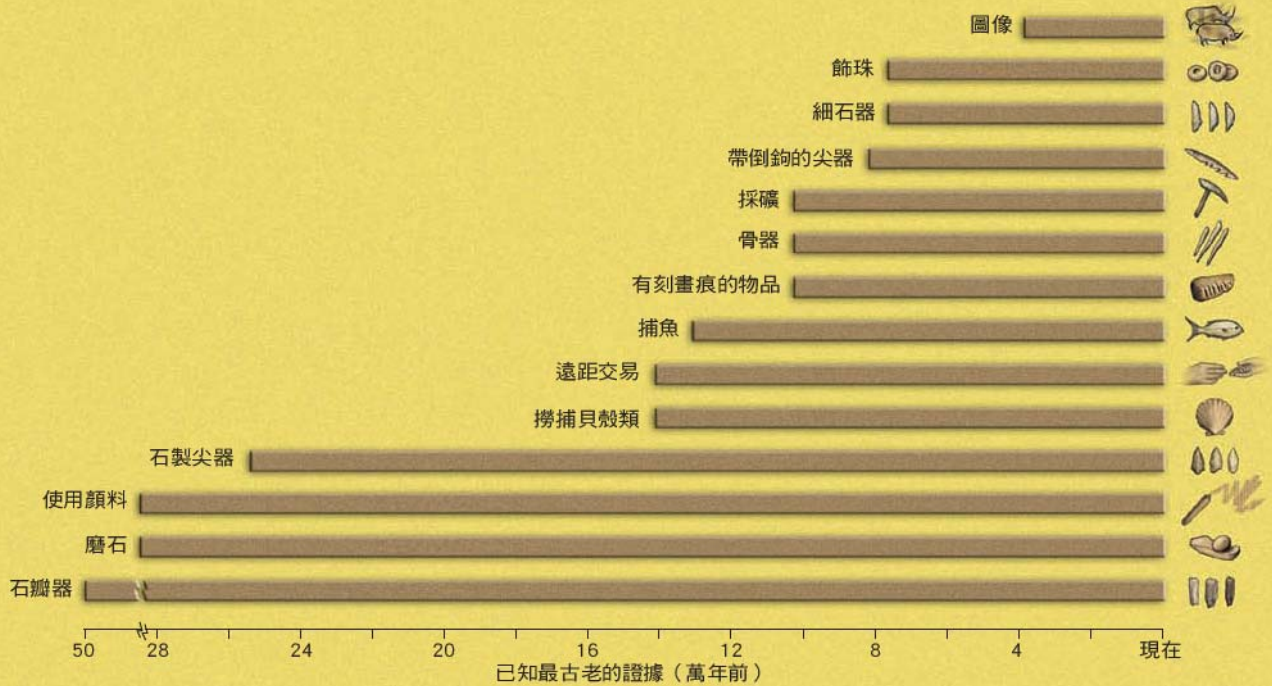
是，那次轉變的動力，不是與另一種人類的衝突，因為那時非洲已經沒有其他的人類了，而是五萬年前智人基因組發生的一個突變，那個突變改變了神經過程，將我們祖先的創造天賦釋放出來。

克萊恩說，支持這套看法的關鍵證據，來自肯亞中部一個叫做「晨曦洞」（Enkapune Ya Muto）的遺址。晨曦洞是非洲最早的晚石器時代遺址，距今5萬年前到4萬5000年前。美國伊利諾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安布羅斯（Stanley G. Ambrose）的團隊在晨曦洞挖出了黑曜石製作的石刀、大拇指指甲大小的刮器，最引人矚目的是以鴛鴦蛋殼製作的微小圓盤，可以串成飾品。那些圓盤是在晚石器時代的地層裡找到的，距今4萬3000年前。今天，南非波扎那的狩獵採集族群孔桑人（!Kung San）仍然以同樣的飾串當禮物，交換友誼。安布羅斯推測，當年生活在晨曦洞的人，也是為同樣的目的製造那些飾物：與其他人羣建立良好關係，以備不時之需。果真如此，克萊恩認為，以象徵物溝通的能力是基因賦予的，與構想優越狩獵技術、有效利用



這些織紋螺是在
距布隆伯斯洞19公里的一條河流出口採集的，
然後再以骨錐穿孔。
孔緣有磨耗的痕跡，
表示它們曾經串起來，
當項鍊或手鍊。

石器時代的先進技術



過去，學者根據歐洲的考古記錄，認為現代人類行為直到四萬年前才出現。可是非洲的考古發現顯示：現代人類行為的元素可追溯到四萬年之前的悠遠年代（見上圖）。

但是專家都同意，四萬年前是個分水嶺，從那時開始，更多人以現代行為模式過日子。學者提出了許多假說，解釋那個轉捩點的前因後果，不過它們未必互不相容。

象徵思惟：挪威卑爾根大學的韓薛伍德認為，在現代人類行為的演化中，發明在體外儲存資訊的方法（例如貴重飾物、藝術、語言，以及工具），是個劃時代的里程碑。至少在19萬5000年前，智人就在世上現身了，那個時候也許他們已經擁有必要的硬體，足以從事象徵思惟，所以在考古記錄上，現代心靈的產物很早就出現了，卻只是驚鴻一瞥。直到象徵思惟成為人類行為組織的基礎，導致交易與聯盟的網絡等後果，它的潛力才完全釋放出來。

投擲技術：4萬5000~3萬5000年前，人類發明了投擲武器，因而可以安全的獵殺大型動物以及其他的人。美國石溪大學考古學家席亞（John Shea）認為，這個發明是促成人群合作的強力推手。人群集結之後，又滋生各種社會網絡，以利資訊交流。

生態災難：基因資料顯示，大約在七萬年前，智人經歷過一次人口瓶頸。美國伊利諾大學的安布羅斯認為，那時蘇門答臘托巴火山爆發，濃厚的火山塵也許造成長達六年的寒冷氣候，接著是長達千年的冰期，因此生態系遭到嚴酷的衝擊。人超越地域界限進行合作、共享資源，才能捱過惡劣的環境，將基因遺傳給下一代。換言之，極端的條件青睞較大的社會組織，迫使小規模的族群轉變成規模較大的部落。

人口膨脹：現代行為在不同的時空中旋起旋滅，直到人類社群的人口數量達到臨界值，才成為主流模式。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布魯克斯與康乃狄格大學的麥克布里雅蒂認為，那時人群之間為資源而產生的衝突與競爭，導致象徵行為，促進技術革新。有更多的人傳承這些傳統，它們就會在社群中生根，而社群要是規模太小，任何傳統都容易失傳。

腦子突變：史丹佛大學人類學教授克萊恩主張，約5萬年前，人類有個基因突變了，幸運的是，它使腦子裡的神經線路重組，從此人就能從事象徵思惟，包括說話。遺傳了這一突變的人佔有絕佳的競爭優勢，很快就贏過沒那麼幸運的人，令他們滅絕了。

資源的認知本領相輔相成，也許就是使智人在人類演化史上現身15萬年之後走出非洲，征服世界的動力。

變化的肇因

不過，最近有些考古學者存心擺脫文化起源的大霹靂理論，青睞一種完全不同的模型。他們人數不多，但是一直

增加。他們相信，身體與腦子的演化並沒有脫鉤，而是齊頭並進。他們斷言，現代的人類行為是在一段很長的期間逐漸浮現出來的，以演化描述比較恰當，而不是革命。有些學者相信，其他的人類物種可能也演化出了現代類型的認知模式，例如尼安德塔人。

我們智人舉世無倫的創造力也許有極為古老的根源，並

現代行為的時空分佈

衣索比亞歐莫河流域幾比許遺址發現的智人化石，證明形態與我們相似的人在19萬5000年前就演化出來了。但是考古學界過去一直認為，智人在世上生活了大約15萬年之後，才表現出與我們相似的行為模式。那個想法主要源自歐洲發現的文化遺物。大約從4萬年前起，歐洲突然出現了教人印象深刻的藝術品、儀式、先進工具，以及其他現代思維模式的指標，那也正是現代智人開始在歐洲殖民的時候。最近的考古

發現，包括南非布隆伯斯洞出土的物品，顯示許多成熟的文化遺物在歐洲之外更早的遺址裡就出現了，表示智人演化是身心並進，現代型身體出現時，已經擁有現代型認知能力。此外，還有證據顯示有些尼安德塔人似乎也能從事象徵思維，學者因而想到：尼安德塔人與智人的最近一位共祖也許就擁有象徵思維的能力。本文提到的地名，都標明在下面這張地圖上。



尼安德塔人製做的穿孔牙齒
法國阿赫希，
3萬3000年前



非洲最古老的繪畫證據
納米比亞阿波羅11號岩蔭，
2萬8000年前



- 最早的現代智人化石遺址
- 已知與推定的智人文化遺址
- 尼安德塔人的文化遺址
- 較古老的人類文化遺址

象牙水鳥，已知最早的雕像藝術品
德國侯樂佛斯洞，
3萬5000-3萬年前



刮過、燒過的赭石，
也許用在埋葬儀式中
以色列卡夫扎洞，
9萬2000年前



骨製魚叉
剛果民主共和國卡坦達，
8萬年前



以鴉鳥蛋殼製造的飾珠
坦尚尼亞羅陽喀藍尼，
20萬-4萬年前

澳洲 馬拉庫南亞 II
6-5萬年前

澳洲 瑞洼拉比拉 I
6-5萬年前



LUCY READING-IKKANDA (map); RANDALL WHITE New York University (placard both); GERALD NEWLANDS (Apollo 11 painting); HILDE JENSEN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ivory water bird); GAVRIEL LARON AND ERELLA HOEVERS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red ochre); CHIP CLARK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bone harpoo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ostrich eggshell bead)

不是個新點子。許多年來，科學家都知道，我們已經發現了一些古代遺物，表面看來，顯示智人早在法國庇里牛斯山的洞穴壁上畫畫之前，就展露現代的行為模式了。那些東西包括：德國舒寧根（Schoningen）遺址出土的三根擲矛，40萬年前；以色列貝列卡特藍（Berekhat Ram）遺址出土的石人像，23萬3000年前；以色列奎乃蒂拉（Quneitra）遺址出土的一塊燧石，表面刻有同心圓弧，6萬年前；南非克拉西斯河口洞穴（Klasies River Mouth Cave）遺址出土的兩塊骨頭，上面有刻痕，10萬年前；匈牙利塔塔（Tata）地區出土的一片哺乳類臼齒板，經過切割、磨製，出土地層的年代介於5~10萬年之間。不過，許多考古學者以懷疑的眼光看待這些遺物，不是說它們的年代還有疑問，就是說它們的意義還不清楚；要是有件遺物的確是先進智力的產品，年代又的確似乎非常古老，就說它是空前絕後的成就：一堆庸才中出了個天才，就是那麼回事。

可是，那個立場已經越來越站不住腳了，因為證據越來越多：在非洲，晚石器時代揭幕之前，我們祖先的心智就開始蛻變了。《人類演化期刊》2000年11月號刊出的〈不是革命：現代人類行為起源的新解釋〉，完整地鋪陳了這個論點，作者是美國康乃狄格大學人類學系教授麥克布里雅蒂（Sally McBrearty）與喬治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布魯克斯（Alison S. Brooks）。她們認為，現代人類行為的許多成份，過去認為在4-5萬年前先後出現，其實在更早的中石器時代遺址裡就能觀察到，比過去的推測早好幾萬年。此外，它們似乎不是簇擁而來，而是零星出現，無論時空，彼此都相距很遠。

布魯克斯與美國史密森尼研究院的葉連（John Yellen）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卡坦達的三個遺址，發現了精心製作的魚叉，有的帶倒鉤，都是以動物骨刻出來的。他們說，發現魚叉的地層，最晚在八萬年前形成。換言之，那些魚叉全來自中石器時代，可是它們的精緻程度，可與2萬5000年前的歐洲魚叉媲美，不只在設計上複雜的程度相仿，還表現在原料選擇上：過去學界認為人類直到舊石器時代晚期（歐洲）、晚石器時代（非洲）才懂得以獸骨、象牙製作工具。此外，遺址裡還發現了體型巨大的尼羅河鯰魚骨，有的附近有魚叉。發掘人員推測，當時的人在魚兒產卵時才到那兒捕魚。而學者過去認為，人類很晚才懂得利用資源時空分佈模式的資訊。

專家在中石器時代的其他遺址，也發現了人類屠宰的證據，波扎那喀拉哈里里沙漠的喀濟遺址（≠Gi）就是一個例

子，專家測定的年代是7萬7000年前。過去，常有人說，晚石器時代的人才是夠格的獵人。喀濟遺址的證據令那些人啞口無言。斑馬、南非疣豬之類的大型哺乳動物是危險的獵物，而喀濟人似乎以獵殺牠們為常業。南非史德蘭波希大學考古學教授狄肯（Hilary J. Deacon）指出，南非克拉西斯河口洞穴遺址顯示，人類在六萬年前就懂得以焚燒草地做為刺激地下塊莖生長的手段。我們現在知道，營養豐富的塊莖遇火就會發芽。

有些發現提示我們，現代型行為的某些面相，甚至在智人之前就出現了。去年暑假，麥克布里雅蒂的團隊在肯亞巴林哥湖（Lake Baringo）附近的一個遺址發掘，找到了51萬年前的石瓣器；學者一度認為石瓣器是歐洲舊石器時代晚期物質文化的特徵。在另一個地點，距今28萬5000年的地層中，還出土了大量赭石（赤鐵礦石），以及研磨赭石的石磨。麥克布里雅蒂認為，這些發現顯示生活在巴林哥湖附近的中石器時代人已懂得利用顏料達到象徵目的，例如以紅顏料裝飾身體，就像今天的許多人一樣。（人類那麼早就會利用赭石當紅色顏料，令學界極為驚訝；除了巴林哥湖

遺址的證據，還有尚比亞的雙子河洞遺址，距今20萬年以上。）坦尚尼亞的曼巴岩蔭（Mumba Rock Shelter），13萬年前的地層出土的工具組，有黑曜石製作的石片器。那些黑曜石來自320公里外的火山熔岩流，這樣的證據令人不得不認真看待發掘者的推論：製作石器的人會與其他族群交易本地沒有的原料。

不過，批評者還是不把上述的發現當證據，不是說它們出土情況不明、地層定年有問題，就是懷疑那些人工物製造者的意圖並不如發掘者所說的那麼「現代」。例如赭石可能只是防水黏著料，讓石器與木柄接得更牢靠，或是處理動物毛皮用的防腐劑。

早慧？

布隆伯斯洞的發現，是在這個長期爭論的背景中問世的。1991年，韓薛伍德發現布隆伯斯洞遺址，那時他為了做博士論文研究，在南非海濱尋找狩獵採集族群的遺

址。布隆伯斯洞位於南非開普省南端印度洋海濱的峭壁上，那裡接近寧靜灣的小鎮。在洞裡，他尋著的全新人類遺物不多，中石器時代的遺物倒相當多。因此，布隆伯斯洞不在他當時的研究範圍之內。不過，1997年，韓薛伍德募集了經費回到布隆伯斯洞，進行正式發掘。從那時起，他的團隊找到了一套教人大開眼界的精緻工具與象徵物品。我們這才知道，人類在很久以前，已經會像我們一樣地思考。

布隆伯斯洞7萬5000年前的地層裡，出土了一批先進的工具，包括40件骨器，其中有幾件做工精細的錐子，還有幾百件雙面尖器，以石英岩等石材製造，全是難以敲擊技術製成特定形狀的岩石。布隆伯斯人也許是以那些尖器，獵殺在當地出沒的羚羊等獵物。有些尖器長僅2.5公分，也許是接在木桿上的矛尖。發掘人員還找到許多深海魚種的骨骼，最古老的至少是13萬年前的遺留物，證明布隆伯斯人有適當的工具，能捕捉重量超過36公斤的海魚。

布隆伯斯洞裡有烹飪用的火塘，表示這個洞是居住地，成人與孩子的牙齒都找到了，顯示有個家庭在洞裡生活過。但是洞裡掘出的石器實在太多，而且品質相當參差，韓薛伍德懷疑住在洞裡的人也許辦了個工作坊什麼的，由師傅教導孩子製造石器的訣竅。

他們也許還會傳承其他的傳統。布隆伯斯洞裡出土的人類遺物，最奪目的就是那些可以證明當時的人已有象徵思维的物事。到現在為止，韓薛伍德的團隊已經找到一件有刻痕的獸骨，九塊可能經過人工雕刻的赭石，以及幾十個微小的介螺殼做的珠子，全都是在發現石器的地層裡找到的，距今7萬5000年前。此外，在更古老的沉積層裡（也許超過13萬年前），還發現了大量人工處理過的赭石，有的形狀像粉筆。

科學家也許永遠搞不清楚那些刻畫的痕跡代表什麼意思。但是它們對製作刻畫的人很重要，應無疑問。法國波爾多大學史前史研究所的戴瑞哥（Francesco d'Errico）領導一個團隊，對兩塊有人工刻痕的赭石做過仔細分析，發現那兩塊鏽色岩石有一面先以手工磨過，然後再以石製尖器在上面反覆刻畫。最大的那塊，除了平行線交叉的圖案，

布隆伯斯洞出土的赭石塊，上面有石尖器的刻紋，可能是某種記錄，或者只是美術裝飾。完成這一件作品，必須先有點子，再逐步實施，絕不是隨興之作。



布隆伯斯洞出土的
赭石塊，上面有石尖器的
刻紋，可能是某種記錄，
或者只是美術裝飾。
完成這一件作品，必須
先有點子，再逐步實施，
絕不是隨興之作。

四周還刻了粗線條，將圖案框住。

以介螺殼製造珠子也非常費工。韓薛伍德相信，那些介螺殼（克勞斯氏織紋螺）是從兩個河流入海口採集來的，距布隆伯斯洞19公里，那裡今天還有同樣的織紋螺。今年1月出刊的《人類演化期刊》刊登了戴瑞哥、韓薛伍德等人的研究報告。他們以實驗重建在織紋螺殼上鑽孔的程序，認為布隆伯斯人是以骨製尖器由殼唇內側向外鑽出一個孔。這個技術並不容易，研究團隊的成員常常把殼弄破。布隆伯斯人將介螺殼鑽了孔之後，似乎就會將它們串起來，因為鑽孔邊緣有磨損的痕跡。而殼上的赭石，大概是佩戴時接觸到以紅色顏料塗抹過的皮膚而沾上的。

麥克布里雅蒂宣稱，「布隆伯斯遺址提供了確鑿的證據」，顯示中石器時代的人已有老練的認知能力。但是，還是有人不接受她的詮釋，例如紐約大學教授懷特（Randall White）。懷特是歐洲舊石器時代晚期身體飾品專家，他懷疑布隆伯斯洞介螺殼上的孔以及孔四周的磨耗面，都是自然過程的產物，而不是人類工藝。

失傳

不過，要是正確解讀布隆伯斯洞出土的非凡證物，學者的研究至少足以證明當地人已擁有現代的思惟模式，論時間，那比五萬年前早得多了。這樣說也許多少能令人比較容易接受先前發表的許多「現代行為古代形成論」。其他遺址最近的發現也許也有同樣的效果，例如南非西開普省的狄普克魯夫（Diepkloof）遺址，六萬年前左右的地層出土了有刻畫的鴝鳥蛋殼；坦尚尼亞的羅陽喀藍尼（Loiyangalani）遺址，估計七萬年前左右的地層出土了鴝鳥蛋殼做的裝飾品。

不過，在考古記錄上，學者視為認知能力已完全發展了的證據，在大多數中石器時代遺址中，不是很少，就是沒有。例如南非其他幾個中石器時代遺址，學者找到了做工精美的雙面打製尖器，卻沒有象徵行為的證據。當然，「沒找到」證據不等於「沒有」；史前史專家最愛這麼說。生活在那些遺址的人，也許的確製作過藝術品裝飾身體，可是只有石器遺留下來。

目前，我們在考古記錄上觀察到的模式是：現代認知模式在中石器時代偶而閃現，而在晚石器時代處處可見。這個模式也許不能反映真相，因為不同類型的證據，保存下來的機率不同，或者，目前已發掘的遺址太少，不足以代表全局。另一方面，要是我們假定形態與行為同步演化，也就是說，現代智人本來就擁有現代型的行為能力，但



7萬5000年前，人類在布隆伯斯洞生活。發現這個遺址的考古學者韓薛伍德說，當時那裡可是個伊甸園。山崖下有淡水流泉，豐饒的大海就在自家後院。肉質美味的羚羊（如大角斑羚）四處出沒，氣候就像今日一樣溫和。1997年起，韓薛伍德的團隊就在洞裡發掘中石器時代文化層，他們小心地將每一件人工物品的出土地點都記錄下來。今年，第九個發掘季節已經開始。

是，就像許多漸變論者所相信的，智人只有在非動用那個能力不可的情境中，才會動用那筆天賦。於是我們在考古記錄上觀察到的模式，就變得合理了。

麥克布里雅蒂等人假定，最能引發先進文化行為的情境，都與人口膨脹有關。她推測，人口增加後，資源變得緊縮，我們的祖先被迫發明比較聰明的辦法取得食物，以及製造工具的物質。人多了之後，不同族群碰面的機會也增加了。殼珠飾、身體彩妝，甚至特定形制的工具，也許都有彰顯個人身份、地位的功能，這在採收稀有資源的場合特別重要。在艱困時期，象徵物品也許還可充作社會潤滑劑，例如安布羅斯就是這麼解釋晨曦洞發現的鴝鳥蛋殼串飾的功用。

韓薛伍德評論道，「你必須與四周的族群保持良好關係，因為那是贏得朋友的竅門。要是你能維繫一個交換禮物的系統，你就能與人建立良好關係。」說真格的，布隆伯斯洞出土的一些工具，真是漂亮極了，也許就是送禮用的。他說道，為了好看而製造的工具不會是好用的武器，它們是具有象徵意義的物事，是和平使者。

反過來說，人口一旦萎縮，那些先進的行為就會退潮，也許因為行為先進的人群滅絕了，或者，在缺乏競爭的情境中，採取先進行為模式的人不會因而蒙利，因此那些行為就給遺忘了。塔斯馬尼亞島民的故事是最近的例子。17世紀，歐洲人抵達澳洲東南方，第一次登陸塔斯馬尼亞島。他們遇見的土著，物質文化甚至比歐洲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都要簡單，不過是一些基本的石片器而已。說真格的，考古學用以判斷考古文化是否達到「現代」水準的常用判準，要是用來檢驗塔斯馬尼亞島民的工具組，它們幾乎全都過不了關。然而，考古學者發現，幾千年以前，塔斯馬尼亞島民擁有的工具組，複雜多了，其中有石器、魚網、弓箭。看來塔斯馬尼亞的早期居民，擁有澳洲本家的所有裝備，可是一萬年前，澳洲與塔斯馬尼亞島之間的海峽湧進了海水，切斷了兩地的交通。一小撮塔斯馬尼亞島居民與數量更龐大的澳洲土著隔絕之後，源自澳洲本家的技術就逐步失傳了。

南非6~3萬年前之間的遺址，很少發現「現代」特色，也許可以用塔斯馬尼亞島的故事解釋。學者進行人口重建之後，發現六萬年前非洲的氣溫急遽下降，人口因而崩潰。懷特評論道，以人類的生產能力推論認知能力，本來就不可靠。他指出，中世紀的人擁有的腦力，足以登陸月球，應無庸議。他們沒有登陸月球，並不表示他們的認知能力比我們遜色。懷特琢磨著：「人在任何時候都不會用盡潛力。」

象徵思惟

我們的祖先何時、何地、如何演化出現代認知能力？關於這個問題的辯論，又因為專家對於「現代人類行為」的

定義爭論不已，變得更為棘手。依最嚴格的定義，所謂「現代人類行為」應包括今日文化顯而易見的每個面相，從農業到蘋果電腦公司出品的iPod。為了將這個定義化約成考古學者趁手的研究工具，許多專家設計了一張清單，列舉了足以區別歐洲舊石器時代中期與晚期的行為特徵。其他人則以現代狩獵採集族群（他們直到最近仍過著狩獵採集生活）的物質文化做指南。結果，斷定一組人類遺物是不是現代行為的產物，就看研究者偏愛哪一個定義了。

一些專家有鑑於此，主張將焦點置於「以象徵組織的行為（包括語言）」，專注於這種行為的起源與演化，因為，按理「以象徵組織的行為」是現代人類社會最重要的特徵。韓薛伍德斷言道：「在身外儲存象徵符號的能力，我是說在腦子之外，是今日人類行為的關鍵。」以考古記錄而言，以象徵符號為基礎的傳訊系統也許不是現代行為的最佳指標，塔斯馬尼亞島民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至少學者似乎都當它是我們熟悉的人類心靈一個不可或缺的面相，即使不是唯一不可或缺的面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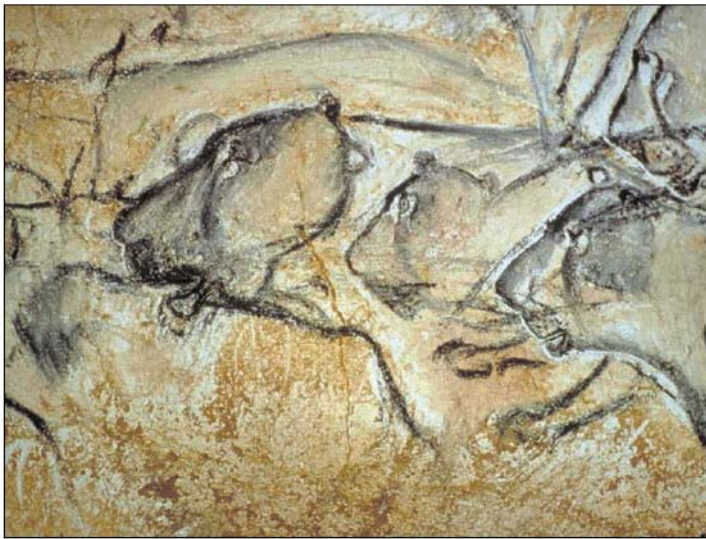
至於象徵文化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我們現在還不清楚。非洲、歐洲以外地區的考古發現，正在協助學者增添故事的血肉。舉例來說，專家在澳洲北領地的兩個岩蔭（馬拉庫南亞II與瑤洼拉比拉I）發現的證據，顯示

人類六萬年前就抵達當地了。那些證據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第一批進入澳洲的人類移民，要是從東南亞出發，就必須製造堅固的船，渡過至少80公里海面，視海平面高低而定。大多數學者同意，任何人，只要展露那種本事，必然已經擁有現代心智。此外，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考古學教授侯佛斯（Erella Hovers）的團隊，在以色列卡夫扎洞（Qafzeh Cave）遺址9萬2000年前的智人墓葬附近，發現了幾十塊赭石。他們相信，當時的人將那些顏料塊放在火塘裡加熱，直到它們呈現一種鮮豔的紅色，埋葬儀式中就用得上了。

其他的發現引起了是否只有現代智人才能從事象徵思惟的問題。尼安德塔人遺址通常都會發現證據，顯示他們系統地利用過赭石，而且他們在歐洲消失前夕，舊石器時代



布隆伯斯洞出土的工具，
比典型的中石器時代
遺址發現的來得複雜。
骨器中有骨錐，
錐尖極細，
表面還以赭石打磨過，
泛出柔和的光澤。



象徵行為也許不是在歐洲發源的，但是這種行為的早期記錄，歐洲非常豐富。法國阿德什河峽谷的蕭維洞，就有世上最古老的洞穴壁畫。許多冰河時代的動物都在那些壁畫中亮相，例如獅子（左上圖），是3萬5000年前的人以赭石畫的。古歐洲人也愛好音樂，法國伊斯圖里茲出土的這根骨笛就是證據（左下圖），這是3萬2000年前的遺物。那時的人，有時埋葬死者的排場都教人歎為觀止，例如上面這座2萬8000年前的墓葬（見上圖，複製品），在俄羅斯桑吉爾出土，其中埋著兩個孩子，以及幾千顆飾珠與其他明器。



晚期剛開始，很明顯地已經發展出自己的身體裝飾文化傳統，法國甘塞、阿赫希的鐘乳洞等尼安德塔人遺址出土的穿孔獸牙與其他物事，就是證據（見延伸閱讀1）。尼安德塔人也會埋葬死者。學者對他們埋葬死者的行為是否有象徵意義，辯論了許多年，因為他們的墓葬裡沒有陪葬品。但是今年4月，英國大英博物館的庫克（Jill Cook）在美國古人類學學會的年會中報告，以數位顯微技術研究克羅埃西亞克拉匹那岩蔭（Krapina Rock Shelter）出土的尼安德塔人骨骼化石，發現他們剮肉留骨，可能是處置屍體的儀式，而不是拿剮下的肉當食物。

尼安德塔人、現代智人也許各自演化出象徵思維的能力。或者，在他們分別走上自己的演化道路之前，象徵思維已經出現在更古老的祖先身上。懷特猜測道：「我打賭，海德堡人（一種生活在40萬年前的人）已經擁有象徵思維的能力，但是我沒有證據。」

至於韓薛伍德，他相信以象徵符號驅動的思維模式發源於中石器時代。本文付梓之際，他與團隊成員正在布隆伯斯洞從事第九個田野季的發掘工作。這一季結束時，洞裡7萬5000年前的堆積層有三分之一他們都篩羅過，剩下的留待未來的考古學者，搞不好他們身懷新的發掘技術與新的定年技術，也未可知。韓薛伍德說道：「在布隆伯斯洞，我們沒有必要將這些地層全都掀起。現在我們必須找到其他年代相當的遺址。」他有信心他們會找到那些遺址，因為他們已經在濱海的德胡普自然保留區發現了一些非常有希望的發掘地點，位於布隆伯斯洞以西50公里處。

我坐在非洲遺產研究所的院子裡，心裡琢磨手掌上小巧精美的介螺殼，我在想它們在布隆伯斯人眼中，究竟可能代表什麼。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實在很難想像我們遙遠的祖先，居然會將飲食、獵食獸、棲身所等基本需求放過一邊，花精力製造這種飾物。但是，後來我到開普頓一家珠寶店，從項鍊上的金十字架墜子到訂婚鑽戒，都仔細鑑賞過，於是我更難想像，我們智人會有別的行為模式。7萬5000年來，飾物也許多少變了點兒，但是它們傳遞的訊息重要無比，也許是不變的事實。 SA

黃凱特 Scientific American網站主編
王道遠 中研院史語所人類學組助理研究員

延伸閱讀

1. Who Were the Neandertals? Kate Wong in *Scientific American*, April 2000.
2. The Revolution That Wasn't: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 Behavior. Sally McBrearty and Alison S. Brooks in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Vol. 39, No. 5, pages 453-563; November 2000.
3. Emergence of Modern Human Behavior: Middle Stone Age Engravings from South Africa. Christopher S. Henshilwood et al. in *Science*, Vol. 295, pages 1278-1280; February 15, 2002.
4. The Dawn of Human Culture. Richard G. Klein, with Blake Edgar. John Wiley & Sons, 2002.
5. The Invisible Frontier: A Multiple Species Model for the Origin of Behavioral Modernity. Francesco d'Errico in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Vol. 12, No. 4, pages 188-202; August 5, 2003.
6.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 Behavior: Critique of the Models and Their Test Implications. Christopher S. Henshilwood and Curtis W. Marean in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44, No. 5, pages 627-651; December 2003.
7. Prehistoric Art: The Symbolic Journey of Humankind. Randall White. Harry N. Abrams, 2003.
8. *Nassarius kraussianus* Shell Beads from Blombos Cave: Evidence for Symbolic Behavior in the Middle Stone Age. Francesco d'Errico, Christopher Henshilwood, Marian Vanhaeren and Karen van Niekerk in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Vol. 48, No. 1, pages 3-24; January 2005.